

日本

辻村深月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ツナグ

颜尚吟 译

吉川英治文学新人赏获奖作品
2012年直木奖得主
最抚慰人心的疗愈佳作

使者



使者

日本

辻村深月

著

颜尚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6322

TSUNAGU by MIZUKI TSUJIMURA

© MIZUKI TSUJIMURA 201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使者 / (日) 辻村深月著; 颜尚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781-4

I. ①使… II. ①辻… ②颜…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3831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文学统筹: 季洁丽

装帧设计: 瀚 愠

使者

[日] 辻村深月 著

颜尚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9781-4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见习使者的回忆	177				
漫长的离别	131				
冬日的忏悔	083				
月光的眷恋	043				
孤单的憧憬	001				

孤
单
的
憧
憬

一阵风吹过，我不禁伸手拢了拢衣襟。

正仰望天空的我扭头看向一边，原本空无一人的行道树前正站着一名少年。

“是平濑爱美小姐吗？”

被他突如其来地一问，我一下子不知该如何作答。本应回答“是”，结果只是短促地应了一声“啊”。见我如此反应，少年稍稍往后退了一步。

我还是头一次在新宿线的这个车站下车，按照对方要求，在三号口等他。边上有一家快餐店，不过大概由于是周日，商务区没什么人，没什么生意，所以早早地关门了事。环顾四周，也没有什么值得驻足观看的地方，我只得呆呆地盯着眼前来往的车子看。

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没错，我是平濑。请问……”

我一头雾水。

约好的碰面时间和地点都没有搞错，我已经等了足足三十分钟。只是，我在人流中搜寻的见面对象比眼前的这位远远要年长的多。只不过，他比我心目中设想要找的人年轻得多。

我又朝他打量了一眼，想看看他是不是还带了别的什么人来，结果只有他孤身一人。

他应该还是个高中生，手里拿着本看起来常用的大学笔记本，颇有

几分“潮人”的味道。虽然既没有染发，也没有戴耳环之类的饰品，但是光看容貌和身形，比起我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可是要有模有样得多了。

他身形瘦削修长，穿着一件藏蓝色的羊角大衣，衣服的袖口和风帽采用了质地不同的格纹面料，肩头还另贴了皮革做装饰，估计是哪个名牌的衣服吧——要是跟他是同龄人，我绝对不敢跟他搭话。

“那个……”

我很紧张，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了句“我们走吧”，迈开步子给我带路。我仍在犹豫，望着他的背影问道：

“你是……替使者来的吗？我——”

“我就是使者。”

我瞠目结舌。他回过头，不耐烦地眯起眼看着我。

“不是什么代替他来的，我就是使者本人。你的事就由我来处理。”
我哑口无言。

“听说，你能让我见到她。”

“放心，会让你们见面的。”

少年把笔记本放进了皮包里。不管是外套，还是肩头背着包，都与他身上的时尚气息十分协调，给人一种都市感。也只有手上的旧笔记本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他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是让死人与活人见面的窗口，我就是使者。”

我愕然地听着，他的话破空而来，隔绝了周围所有的声音，甚至连同面前大路上汽车来往的喧闹声也突然销声匿迹。

走了约莫十分钟，他把我带到一家综合医院。看样子医院大楼是新建的，乳白色的走廊墙壁和地面一尘不染，十分整洁。楼里的小卖部也很是亮堂。

为什么他要带我来医院？

是因为有人在这儿住院，才把我带过来的吗？我满腹疑问，却又不敢贸然问他，只得继续沉默。

因为是周日，来探病的人非常多。有领着小孩子的年轻夫妇，也有看上去像是来看望朋友的中学生，脚步轻快地走过。一个是在同龄人眼中也属型男一族的，体面时尚的高中生，另一个则是比他年长十岁、寒酸无趣的女子。一想到夹杂在人群中的我们不知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虽然我也不过二十几岁，在他的眼里应该已经是阿姨了吧。何况别人常常用“沉稳”这种说法拐着弯地说我老气横秋。

他先我一步，驾轻就熟地走在弥漫着药品与消毒水味的走廊上。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熟门熟路地来到了一楼的食堂。玻璃幕墙的尽头有一道门，里面似乎有一个中庭。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穿着蓝色长袍的病人们正开心地散步。他们有人是跟探病的客人一道，有人则坐在轮椅上，孤身一人。

“就这儿吧？”

“嗯。”我点点头。冬日里的空气透着丝丝寒意，不过阳光明媚，倒也不算特别冷。

他让我无人的长椅上坐下，折回食堂，不一会儿拿着两个纸杯走了过来。

“请。”他将其中一杯递过来。里面是淡绿色的茶水。抬头一看，之间食堂里放着一台免费茶水机。

我倾尽全力憋出一声“多谢”，伸手接过茶。

不管是医院的中庭还是自助茶水，都与我想象中的使者的形象一点儿也不搭边。

我身上穿着廉价的粗呢套装，这衣服是为了出席公司的正式会议准备的。一想到自己正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纯黑色的外套里，我就生出一种不知是安心还是懊恼的心情。从柜子里挖出这套衣服原是为了让

自己不管遇上什么场合都能着装得体，现在反倒觉得异常别扭。

“你是从哪儿知道使者的？”

“嗯？”

他并没有在我旁边坐下，而是站在草坪前，一只脚踏在低矮的栅栏上。我无法直视他俯视而下的逼人目光，下意识地转开了视线，不觉想到最近自己都无法好好看着别人眼睛交流，便不由得坐立不安起来。

“从网上，我辗转问了好几个网友……”

网友告诉我找使者并非一定要有特定的介绍人。而且，眼前的这个少年也没过问我是谁介绍来的。

我深吸一口气。

之前，我经历过不少曲折，钱也花了不少。无法判断信息来源是否可靠，还被人白白地骗过了钱。且不说这个少年使者是真是假，像今天这样告知联系地址的我还是头一次遇上。如果眼前的他真是使者，那就只能说是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如今我心里一半是放弃，一半是再被骗一次也无妨的消极。怀着这样的心态，在这个毫不起眼的中庭里，真心相信起这个真假莫辨的所谓的使者来。

“开始还以为使者的存在只是某种都市传说。”

我轻声说道，他仍旧吹着纸杯里的热茶水，看向我。他的这个动作，让他身上透出一股人情味，至少他也知道热茶会很烫。这话说出来可能有点怪，但却让我顿觉放心不少。

“没想到真能见到使者……”

“——对于我们的规矩，你了解多少？”

少年的声音出乎意料的沉静，简直就像是我是年轻的那个人似的，让我愈发的没有了气势。

不过，既然都已经来了这里，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

“大概知道一些。我说，那是真的吗？你真的可以跟死人对话吗？”

“我能让你们见面。”

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语气听上去有些不耐的敷衍。

“如果你想象的是恐山巫女那样的，那就错了。我并不是像灵媒那样让死者附体在自己身上，然后再把死者的信息传达给你。我的工作是为和你想见的已经去世的人制造见面的机会，总之就是一个安排见面的中介人而已。”

“这个我也听说过，说是你们这个组织很久之前就在一部分人中间颇有名气。”

“组织。”

他自言自语地念着。可能是我说了出乎他意料的话吧，不过他倒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样子。

“那我就简单地跟您说一下重点吧。首先，使者要接受生者，譬如你的委托，在了解委托人期望见面的对象后，当然这个对象是在现实世界上无法再见的死者，我会带着这个委托去跟死者商量，告诉对方你想与其见面，然后确认对方的意向。如果得到了死者的同意，我再安排后续的事项。”

“我明白了。”

这就是被称作使者的人。

他们究竟存在了多久呢？我想起最初听到使者这个词时的反应，当时脑中浮现的便是他刚才提到的恐山巫女。

坊间经常流传着一些难辨真假的流言轶事，例如说某政界要员通过拜托使者从过去的要员那里获取建议，某某艺人见到了早逝的朋友而痛哭流涕，这种成人式的童话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大多数人都只是付诸一笑罢了。

可是，这在了解情况的人群中司空见惯。就像是实业家或者名人会高价聘请私人占卜师那样稀松平常。据说，要找到使者主要靠三点。

其一，你是否知道使者的存在。其二，你在知道后是否相信。最后，便看各自的造化了。

“你说能让我们见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默默地看着我。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一样不可思议的东西，似乎

在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来了啊”。

“死者的身体确实已经灰飞烟灭。因为葬礼结束后，死者不是被火化就是被送进了坟墓。”

“但他会以生前的样貌出现。”

他把手里的纸杯放在长椅上，从包里拿出了之前的大学笔记本。他看着翻开的内页，朗读似的开始对我进行说明。

“在使者安排好的见面场所，死者的灵魂被允许拥有实体。活人除了能看到死者之外，还可以触摸死者。”

“怎么可能！”

我脱口而出。他毫无反应，只是又望向我。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事？”

“你不正是因为想要这样，才联系我的吗？”

他冷淡的语气里流露出不耐烦，我赶紧闭嘴。

“你需要知道原理做什么？你只管跟死者见面就好。你可以跟有血有肉的死者本人见面并且直接说话，除此之外，你还想怎么样？”

“——对不起。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居然能连接起来……”

“只要接受了委托，我们会照章办事。死者的灵魂答不答应暂且不说，但我们会如实地向死者传达你的意愿。”

我们颇具事务性的对话简短利落。他那时尚的外套和年轻的外表莫非都只是一种伪装。我不禁想起电视剧或是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些死神，毫无实感的他们并非夸张的怪物，而往往是以五官端正的普通人的样貌示人。

我轻声应了句“是”。然后，他看着手里的笔记本问道：

“首先请告诉我您想见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我想见水城沙织。”

听到这个名字，少年抬起了头。我从他那淡定自若的眼神里看不到任何情感。可他如果不是死神之类的存在，是一个跟我一样的普通民众，

理应知道认得水城沙织的长相声音，甚至连死亡情况也应该略知一二。

“死亡时间是三个月前的八月五日，据说死因是急性心力衰竭。她生前没得过大病，去世前都还十分健康，真的是没有任何预兆的猝死。听说发现尸体的是去她家里接她的经纪人。不过，这些都是我从电视的长篇报道和周刊杂志上看到的。”

说着说着，我忽然开始好奇，究竟有多少人为了见到她来找过眼前的这名少年呢？说起来，在她去世后一个月内，各家媒体都曾打着《备受喜爱的多栖艺人猝死》的旗号做过她的悼念节目和特辑报道。

2

我是在网站的首页上看到水城沙织的死讯的。那是正值工作的午休时间，我在电脑前打开了自己的便当盒。

事务繁忙，杂活不断，不知不觉中时间就大把大把地溜走了。一旦被工作消磨了耐心，网页上的信息也就大多蜻蜓点水一目带过。我例行公事似的点击有兴趣的新闻浏览。

然而，当我看到这条标题时，握着鼠标的手却再也无法动弹。我屏住呼吸，没能马上点击新闻链接。

“水城沙织·猝死”

我无法把一向心直口快颇具人气的她同“死”这个字所带来的印象联系起来。一定是弄错了吧？最近可是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她的身影的啊。

水城曾经是当红的夜总会女郎，所以说一些不入流的段子倒也能让人接受，再加上她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反倒不招人讨厌。独具特色的夸张服饰和艳丽打扮，再加上老练辛辣的强势言论，使她的人气盛极一时，大街上一下子冒出好多追随她的时尚脚步的少女。

我很笨。很抱歉，我是个没文化的人。不过，我有很多朋友和支持我的人呢。

不少娱乐圈的同行都在背后称赞过水城沙织，说她其实是个很懂礼貌的人，最讨厌邪门歪道的事。而且，她还是那个很腼腆的人，甚至是个对恋爱都小心翼翼的惹人怜爱的孩子。

她还担任过一些电视节目的评论员，并且丝毫不受出身的影响，破例成为阖家观赏节目的热门人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六七岁的小孩，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小沙”。她的言论看似犀利决绝，却从未失过分寸。抛开她的经历和背景不谈，她在智力竞赛节目里表现出来的敏锐直觉和聪明头脑都让人充分感受到她的智慧。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城沙织，如今死了。她今年三十八岁，比我大十一岁。从我十几岁起就已经习惯看到她活跃在电视一线了。

她的死讯实在太过突然，刚开始坊间还流传过不少自杀、吸毒过量等对于死因的诸多揣测。不管是媒体还是民众，都认为她的死因只是急性心力衰竭这个解释远不够说服力。在风光无限的舞台形象背后，她的内心深处究竟藏着怎样的阴霾？伊人已逝无从知晓。媒体掘地三尺，对水城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然而，那些煞有介事的传言没有一桩是可信的。水城虽然经历复杂，却出人意料地不像很多演艺界人士那样背后有黑势力撑腰。

平时放工后，就算大家一起出去喝酒、活动什么的，她也都是浅尝辄止，从不放纵，休息日也常常是一个人宅在家里。

虽然水城能言善道，拥有可谓是收放自如进退得宜的谈话天赋，但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几乎一直都是缄口不谈。虽然有聊过一些夜总会小姐时代吃过的苦、变态客人的奇闻异事，但工作以前过往，从未听她提起过只字片语。

水城沙织的双亲离异，家庭环境恶劣，年少时经历堪称惨烈的苦难和伤痛，直到现在、直到她死后才为世人所知。

也是在她死后，人们才知道她的左耳几乎失聪。那是她幼年时遭受继父暴力殴打而留下的后遗症。而她似乎也就是为了能承担经济重担、从而可以让母亲能跟这个继父离婚，才走上做夜总会女郎这条路的。

公司里的同事和一些关系近的朋友当然知道她左耳的情况，但她在工作时尽力隐瞒这个秘密，以避免给别人带来麻烦。在她生前的录像中，常常可以看到她侧着身子努力用右耳倾听访谈来宾说话的样子。

刚过二十岁，她开始出演深夜剧，从此踏入演艺界，一干就是十七年。她周围常有很多朋友，也时常受到前辈权威的疼爱，但她从未传出任何拍拖、结婚的绯闻。

“因为我完全不需要这些新闻来炒作呀。”

长发、小麦色的皮肤、加强眼睫的妆面。虽然她得造型被视为是上一个时代的流行，但今天仍有许多少女把她奉为时尚的偶像。即便年纪渐长，她始终给人年轻靓丽的印象。

“喂，手机新闻上说水城沙织死了，你知道这事吗？”

我正僵坐在电脑面前，身边传来别人的问话。是柚木那伙人。“诶？真的假的啊？”年轻的小姑娘紧接着问道。

我瞥了一眼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十二点半。平时她们去外面的咖啡馆或者小饭馆解决午饭回来都要到四十五分以后了，今天回来得倒是很早。

心脏一阵绞痛。不管她们会不会来我这边，我关掉了浏览器。

“太让人震惊了啊！真不敢相信，我可是喜欢水城沙织的！”

“嗯！我也喜欢她。”

我收拾好便当盒，去盥洗室刷牙。我紧咬嘴唇，努力回避着那些女人的视线，在心底默默念道：“我也喜欢她。”我想起桌子最底层抽屉里锁着的那瓶香水，想起那玫瑰的芬芳。

水城沙织。

我也喜欢水城沙织。

“电视上说，她的尸体是在八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发现的，推测

死亡时间是黎明时分。不过，水城前一天晚上九点到家后，就再也没人进过屋子，所以也有可能死于四日深夜。信息不那么准确，抱歉。”

“你还记得吗？”

“什么？”

“尸体的发现时间，还有推测死亡时间。”

“嗯，是的。”我答道。

“我记得。事发后，我看了不少相关的报纸新闻，还预录电视的专题报道。据说水城小姐是倒在沙发上离开人世的。”

水城独居的公寓虽然有严密的保安监管系统，但也不算上是高档寓所，她的生活出人意外的简朴。而且，她似乎一直都是单身。

如今已经三个多月过去，医生也给出了病死的正式诊断，那些关于自杀还是他杀的揣测渐渐销声匿迹，世人的讨论也就渐渐平息了下来。虽然在她的粉丝中依然有人怀疑她是自杀的，但她生前的友人大多都口径一致地表示，“她不是那么软弱的人，我们也不想认为她是自杀的。”尸检中也没有检测到任何兴奋剂的反应。

我不禁备受打击。哪怕是那样光鲜美好的人儿，说没就没了。

跟她有交情的知名人士们纷纷表达哀悼之情，他们中更多的都是在感到震惊的同时泣泪追问“为什么？”。

在上个月有亲友主持的“水城沙织告别会”上，各路有头有脸的人物汇集一堂，前来为她送行，进行追思，普通的吊唁群众也排成了长龙。

在为她送行的人群中，有一个孩子哽咽着说：“她给了我生活的动力。”她就像是一个小一号复刻版的水城沙织，脸上画着成熟的妆。

“后来我从电视上知道，沙织跟我一样父母离异，但是她却能克服困难，努力获得了成功，这让我很受鼓舞。”

身为使者的少年就算从我口中听到那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也同听其他事情时一样的平静。就算知道了水城是一个艺人，也没表现出丝毫的动摇。

他是能让我们见到死者的唯一窗口。

那些亲友忽然辞世，未能在临终前最后上话的人们，一定是抱着依赖的心态来拜访他的。他一般多久会接受一次委托呢？

他突然取出一张报告纸。那是在便利店有售的品牌，连我都非常眼熟。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说不上来这是否让他有了些生活的气息。

“水城沙织，你跟她的关系是？”

“我……我只是水城的一个粉丝而已。”

少年眯起眼睛，他一定感到困惑吧。但他并没追问说，你既不是她得家人又不是她的朋友，为什么还要见面。不过，可能因为这只是他的工作，或者他根本就对此事不感兴趣。

我看见他在报告纸上写着委托人我的名字以及水城沙织的名字。那字不算漂亮也不算丑，跟他的高中生外貌倒是十分相符。也许是发现了我正在看纸上的字，他遮掩似的把纸拉近手边。

“你想要见她的理由是？”

“我是她的粉丝，想要向她致谢。她的事迹激励了我，所以我要对她说声‘谢谢’。”

“那我就写普通会面了。你们有什么交情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

每回答一个问题，我便越来越难为情，很想就此消失在原地。这不过是一种粉丝的自我满足而已。也许正是因为不确定是否能实现见面的愿望，所以我才会如此执着地寻求着使者的联络方式吧。

“好的。”说完，他合上报告纸，再次打开大学笔记本。

“在正式确定任务委托之前，有几个事项必须事先说明。”

“嗯。”

我在长椅上坐正了身子。

“今天，在这儿接受你的委托之后，我会将把你的名字和见面理由转达给水城沙织小姐。不过，水城小姐有权决定是否见你。如果她拒绝了见面要求，那么很遗憾，你的委托就到此为止了。”

“我明白了。”